

南宮縣志卷二十三

鹽山賈恩紱編輯

掌故志

石刻篇上

隋迄明

南宮五志向不列金石之目皆雜廁於建置學校及藝文之中藝文附志非漏則濫久爲識者所譏勿論已金石一門不惟闕一方掌故而政典巨目鄉賢故實志傳所不及者往往藉書而傳且以石刻爲限自免漏濫之譏若無此門誠缺典也茲特輯錄爲一篇惟有石無金徇俗標目則名實不副以石刻名篇用

避習而弗察之譏焉

按光緒志北關玉皇廟乾隆六十年皇華館七村鑄大鐘重三

百斤景州進士解元燾爲之銘爲此邦
僅見之金文而銘文不傳附志于此

隋定覺寺爲宋令勅建僧尼二寺碑記

昔夫老子作上下之經纔表清虛之妙莊生著內外之義且
論出世之高無申業報之言豈暢因緣之旨眷言大道未爲
盡得是知神理微密真趣幽玄心期之侶起惑興障若非達
聖膺運至德降靈孰能敷化大千到於彼岸暨光通漢夢炭
驗昆明法輪西闡像教東被白爾迄今將千歲矣雖神功妙
迹迥出天人應物隨方多真度脫於是玄風遂扇緇徒更繁
或廢或興隨時出沒良由心途所隔業緣致壅故耳我大隋
應千齡之會處五運之期無爲合道先天協命皇帝統歷乘
天欽明御宇秉金輪以治世懸玉鏡而照臨聲逸萬古澤被

遐外好生惡煞泣辜解網輕茲小道慕彼大乘欲歸一諦會
由三寶乃詔州縣各立僧尼二寺襲聖軌之將頽繼金言之
甕缺使君建安公衣冠水鏡縉紳楷模入朝見美出牧稱賢
含柔履順率由成則德流異部聲播殊方念法界以歸依宏
慈善以訓物申命勲至不捨斯須縣令西河宋景輔國將軍
內散復州別駕治長史宜昌竟陵二郡守口口都督允文允
武所在稱奇製錦一同絃歌千室志懷清慎恆若履冰能官
之美今古獨絕深悟非常情存釋典聽訟之暇無忘福田丞
大梁齊相尉博陵張服河間張樹並以明哲來贊專城清勤
自處譽宣鄰邑俱伸迴向之心共忻真淨之路心意精實不
行自遠仰依明勅府厲宿誠乃於形勝之所崇構尼寺縣宦

七職爰及鄉正之徒感斯福德忻然營助寺主道辦等覺法
綉上坐智最緩稱等咸以戒操端嚴音儀匪忒煩惱已棄業
行聿修相與經始不日而就爾其勢極宏麗地惟爽塏房廡
深重長廊交映連薨雲合比屋霞舒寶鐸迎風雕梁照日至
於莊嚴口殿飾畫丹青相好非常光明特絕舊尼宿德深觀
律藏莫不負錫來遊有懷樂土竊惟靈應微遠無迹可尋但
理口口口言由事發故探蹟索隱更顯法於將來幽贊神明
亦了達於未悟然則立德之美從茲而見著述之善其在口
口今盛業既彰大功克構而微猷莫紀非所以曉示來葉者
也是以敬勒他山式遵前學庶使無上功德與山口口共傳
其詞曰逃聽前修曾聞莊老可名非名可道非道逍遙爲貴

齊物爲寶緣報不申理尙未好遙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
象三界畢空道非迹應事以感通無因達聖何以開蒙於惟
我皇自天攸縱九有懷德八方咸統治尙口口民隨日用淳
風旣邈式歌且誦功參佐命來牧藩惟秉茲德實是導是綏
民知禮讓俗尙謙撝過則稱已功必相推實爲良宰撥煩理
口旣經德化風移俗易仁不獨善贊輔斯益共保令名嘉命
可適爰有明詔誥彼四方玄風更闡遺教重昌同口口德上
下紀綱伽藍仍建迥刹高驤物愛雕修人榮寶飾畫堂皎皎
華椽翼翼名德卜居宴坐心息歸依一諦口口口口温温哲
人穆穆明后作我橋梁宏茲善誘有緣必應言立不朽敬勒
斯銘天長地久開皇十一年辛亥撰書人名俱佚

按南宮碑刻以此爲最古邢氏侗稱爲三妙者邢本善書於南宮碑刻皆有贊揚之語詳萬厯志隋代之縣令丞尉數名載在職官篇者卽据此碑也

普明院碑

金大定十八年比丘希選撰住持苾芻文行立石

夫八龍荀里口口口於當年駟馬千門餘慶積於終古亦有漢將軍之甲第磨滅成空魯司寇之華堂摧殘已盡豈不以絕露倏忽電燭遷移者矣爰自大聖周昭二十四年甲寅歲從兜率下駕白象日輪誕生於王家乃威德無格於上下神祇至是鬼宿合時於毘盧園無憂樹下右脇而生暨後漢永平千載有餘德教方發此地僧徒滋盛始建伽藍後漸陵遲

屢遭淪廢遂乃玄風墜謝道德醇醕如觸石生于孺寸射鮒
負于餘艤力怯未能加矣粵有河北東路河間府冀州南宮
縣將相鄉北天宮村賢鄔口索口口口損吉善俗信清休誠
口釋門用之植福口古窮源再重營建口以口口口現業淨
感深信同殊各實賴北口口有口口口塔一座始開皇石像
三尊已經塗炭於左臂內有弧口口鑿在口口口口大聖神
用身貫金石善入口口口迓山川解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
不礙千變萬化不再容口縱使摧顛口口口口一千一時俱
下一毛不堅靡口口口口口像亦聖何爲若夫形模捺口
口石雕鐫善信頗加必符其會是以契無爲之法性含有像
之仁心高德掩羣口口口口加彼若神故示此焉實由靈

南宮集元 卷二十三
變在口口口羣物惟心不變其可得禮之也心不在焉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等聖哉巍巍乎浩劫鴻勳口
口口之聞耳神跡旣彰豈世辨之能通聖跡昭融寧俗達之
能了至信誠鑒目覩真容悽愴心焉故我皇之有天下也統
臨六合攝御萬邦道德並日月口施恩化口口大共秀祈禱
靈祐感育黔黎特賜院額乃號普明普乃無處不容明乃恆
時熠燿輝輝宇宙煥煥中華光我釋門壯其緇侶率有深信
豪傑進義校尉高璋并男高愿懇誠積善道契心靈發明惠
鑒特施黃輿用作僧園勝利纔興通仁唱善以爲輯莊嚴之
因口爽塏之地雖不逢給孤獨側布之園是爲千載之休美
也口長方分六畝有餘於內建正殿三間法師房二間門宇

三間僧房四間葺整聖容彩色晃耀並總新鮮幸有住持苾芻俗姓劉氏法諱文行乃邢州鉅鹿縣清化鄉東大留村人氏祖父深信著釋門慶捨法胤每厭俗榮自誓落髮遂送到沃州龍興寺南法院是李菩薩爲師受具之後嘗於法華探窮經旨法華在手宿命潛悟不祈講唱適玩他遊至北天宮村會遇同縑俗姓呂氏法諱義悅發言口會藥石相等遂於大定七年十月十二日於本州僧正司出給公據堅請同以焚灑作淨住持莫不定惠爲質戒忍剛柔籤瑩之光輝作梅檀之圍繞忝以鄙庸見拙識鑑解訛考不容其根照今豈搜其口口粗依典籍用示荒蕪乃說偈曰

佛真淨境超言意外或窪或隆能小能大灑潤五乘出沒三

界無上人間處處在在古刻石像顯化通真神靈護佑聖德
堅貞弧蹤不泯箭跡仍存信生普濟口口通津寶塔斯崇信
首咸稽古聖家風先王帝力舍力輝輝金剛濟濟水不能漂
口口口髓當今特賜額號普明帝祚堅久聖壽長升重樓晃
晃鳳閣轟轟金枝玉葉永得安寧黃與栖施宿種善芽妙卉
塵累斷絕纖瑕口蘊實行外相同家驗敷種姓決定無差虛
寂法宇釋子參依宣揚講唱談播光輝淡泊無垢口湛空微
無上堪仗誓願同歸

昭惠靈顯真人廟記

金

年鄉貢進士呂仲孚撰

宋元豐辛酉大河決北溢滹沱瀦潦田野是邑也濁流平隄
之激而不能下使民得平土而居非神之力民其魚乎正隆

五年秋大蝗其飛蔽天其食空畝四傍告饑穀暴騰湧縣人奔禱於祠蝗自散去不留於境是歲也幸以無害

重修昭惠明靈王廟記

元

年張玘撰

昭惠明靈王者禘神之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禘蓋以歲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百神從祀於其下故周禮宗伯以醴辜祭四方百物成其所收闕其不登牲用少牢禮行一獻用主日也配之以月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故曰明靈但不知何代所封禘神有八昆蟲居一凡有國者必立其祠而南宮之廟建於城西南隅歲有蟲災則居民致禱甚響應近歲以來或革匠聚賽其中是流俗無知而悞傳也歲久傾圮梁棟榱桷散失殆盡前政多矣皆未慮及令尹子厚

王公宰治斯邑六事既備百廢悉舉慨然感此曰夫禘者所以報本返始息老送終之祭也因俚俗凡鄙之爲敦紹農勸功之化所以興嗣歲祈年豐養君子於安逸飽適之地也夫何敢後於是乃僦工匠市材木估瓴甌買丹雘飲食動用之費不擾於民而人人自爲之欣助仍以社長范士達專董其役新其殿宇輒其行路前門起樓俯瞰周行西鄰扁鵲廟肖像於其中略如王公之儀其他判神鬼使略如他廟之像左右凡四不再月而煥然一新功畢懇予文諸石用傳不朽噫誠善事也竊觀春秋凡螟螣蝻賊蝗蝻蜚蠊之屬一有害於民者聖人未嘗不書所以示天下與後世爲民父母之道也方今朝廷選擇守令布之郡邑責以六事率皆徒爲文具其

於爲民父母之道恬然莫之加慮是得爲守令之實哉若公者誠可謂得爲民父母之道者也是不可以不書

元故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贈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清和郡侯張公墓碑銘

元大德

年待制柳貫撰

南宮張氏其先蓋安平人金季嘗徙宣德又徙南宮南宮爲眞定府所統縣考張氏塋在其縣將相西鄉北杜村將仕郎婺州路義烏主簿府君祔第三城府君卒葬二十五年而其子國維自吏部侍郎出守濟甯升秩三品贈府君至東平路總管階亞中大夫勲輕車都尉爵清河郡侯國維服承休寵循念先德將鑽石揭辭以貽世訓嗣乃使來請文則爲序而

銘之序曰府君諱演字某幼知力學長以文法無害推擇爲其府掾宋平大選州縣官屬燕南按察使適以府君名上初試潭州湘陰縣丞改江西權茶都轉運使司知事行御史臺察廉舉其績遷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司知事在官以病免廉訪使者復狀府君遺逸上之調瑞州瑞昌縣七十又一國維由中書東曹掾擢江淞行省左右司都事當以事如溫州謁告來拜府君捧觴上壽意愉愉如也期以冬還奉府君就養錢塘未及期而旋笑語益歡曰吾俟爾久矣是夕疾作因留侍醫藥踰旬而卒卽載其柩與北歸又四年始得視窆卒以大德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窆以九年某月某日府君在江西值中更茶法或謂宜倍賦府君獨言江南新定多取以

自利不若薄征以利人議者多是府君法得不改在瑞昌完
葺廨署興起學舍作大役而力田之農見其楹桷之煥美而
不見徵發之及已比境有疑獄當讞輒移府君就鞫必鉤得
其情而論法常務平允在溧陽歲部糧時大饑貧民實不能
具春藁出俸錢市粟代入其輸來義烏未久民知其善人長
者喪行巷哭皆盡哀府君外柔和而中健敏居官治家細行
必飭方是時同府君舊僚多列顯要府君能一抑首降氣則
美爵豐祿可指取也然養完守固坎壈終身而蓄其贏餘卒
受榮名之報其必於天者何若是信哉府君之父諱德林贈
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尉追封清河郡伯母石氏清河
郡府君之配清河郡夫人白氏先卒子男二國綱管領鎮定

打捕民匠總管國維亞中大夫濟甯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
兼本路諸軍奧魯繼醜苗氏無子卒林氏亦卒子男一國紀
孫男八樞棟樸早卒某某昌甯永甯孫女五國維字輔卿
歷十官嘗以德安屯田總管出議鹽法山東其所因革定著
爲令材問蔚然爲時知名人故卹典行得褒贈府君自朝散
大夫冀州尹上騎都尉清河郡伯以載膺今秩蓋古之人祿
不逮養則無以及乎親而迺茲克自樹立尙微夫沛渥以有
爵級勸忠興孝之道抑良顯矣繫之銘銘曰君子觀時用謙
治盈惟卒舒舒不潰爾成繫彼流坎旣砥旣平疏爲濤瀾亦
順無傾昔公仕初豈有過計必卽其優必要其至矧是沒身
間閱二紀乃承寵章乃顯奕世本於天者有抑斯崇氣至誠

存聲竅徐通不錮其微不枿其充穠之藜之獲之屢豐是豐
雖多公子令善世猷以升惟克允踐大帝畀矜侯圭侯冕賁
於泉幽碩碩憲憲公侯之宗墓則有儀桓碑六尺載跌以龜
爰刻斯銘豐塗用犧來省來瞻孫曾具宜

扁鵲廟記

元 年國子博士康繼禮撰

扁鵲渤海鄭人不常厥居今有祠置龍岡之西號曰神應王
其山亦以鵲爲號殆趙簡子賜田之所在也簡子疾三日不
知人扁鵲視之曰血脈治也二日半而寤賜扁鵲田四萬畝
趙人爲立廟世祀焉則廟在南宮者蓋亦有年矣縣中醫流
爲主其祀先是藥局高濟以舊構卑陋欲更之屈於物力至
元時其孫天明始成厥志乃別營正殿展湫隘爲宏敞易板

南宮縣志 卷之十三
堂爲轉角壯麗靜深始可擬大邦君之居既訖工請予記其事竊爲扁鵲初受桑君之禁方視病盡見五臟之癥結醫學淵源孰精於此飲上池水三十日知物之言特假之以神其技耳故所著之書與內經埒而並傳誠爲醫家百世之師尸祝而廟食之宜也夫世之淫祠大抵多以徼福求利爲事此獨爲懷賢報本固自不同儻能取其遺編讀而玩之以至於得其心法之傳使病者皆有所賴則神之受祭益當吐之世之知言以醫爲人之司命在昔之時神嘗令死者復生矣今或使者壽之人就夭折而漫不呵護豈吾人崇奉之意亦非神之所施於天下後世也

既訖工請予紀其事
以下據嘉靖志補

誥封資政大夫工部尙書白公神道碑

明成化二年禮部尙書知制誥陳文選撰文戶部尙書
太子少保馬昂書丹禮部尙書姚夔篆額

公諱友諒姓白氏其先自磁州遷居隆慶世業儒未試至公
之考諱進忠其始以才行仕元爲千戶至正末棄官入關徙
居南宮家焉妣馬氏生子二人公居長自幼穎異過人通曉
理道篤於天倫洪武辛巳從父避亂林莽間以歲暮隨母還
家行祀先禮途遇盜被執問家所在不以實告欲並害之公
泣告曰寧殺我勿驚吾老母盜感其言釋其母惟令公引路
北行數里亦釋之母子相失旬餘始獲再見於草野同歸得
其父相聚以處卽經營求謀以養歷深艱多難於亂世之際
卒全其軀而父母獲養不至離散旣父歿哀痛踰禮旣久語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及輒泣下隱忍不敢發聲恐貽其母憂永樂中北征胡虜役
民餉軍令甚嚴公之弟友直當行公告於母願代弟往母不
允乃命其壻吳彬代之舉凡財產衣服器用必均與友直而
愛加篤由是孝友重於鄉邑而稱之者無間言公善治生家
頗裕饒而樂於施與見人有急莫不周之有借貸不能償者
輒焚其券宣德初邑令隆英聞其賢嘗禮於其廬以問政治
之得失公爲之開導且引以古証令甚悅服及見公之子圭
乃嘉歎曰公抱道不售而將付於子歟卽以圭爲補邑庠生
遂領鄉薦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累遷兵部右侍郎工部尙
書朝廷推恩封公如子官累封資政大夫工部尙書初娶郭
氏繼婚何氏贈封皆夫人考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贈

淑人其所以啟後光前而享榮名盛福者亦至矣公性直方
樸而知變和而有檢不妄與人交接言笑而言必中理且多
據古史法律聞者凜然嚴憚故鄉人事有不平疑有未決者
無遠近必就質焉待公一言輒帖服而退邑中歲行鄉飲必
禮公爲大賓令嘗欲建第宅迎公並屬居邑城以便訪問公
力辭之乃止成化乙酉荆襄流民相聚爲盜廷議發兵勦之
而以提督軍務屬圭及旋師奏功上親加圭爲太子少保歲
增祿米一百二十石前此過家值公喪還朝乞終制不允去
未久卽有此命人皆以爲公榮公生洪武庚申十二月二十
六日其卒以成化丙戌七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七娶郭氏
早卒繼何氏贈封皆夫人子男五長曰欽次曰瑑皆先卒次

南宮縣志 卷之十三
日圭字宗玉直亮弘遠克振先業莫之能踰次日瑄以尙義受冠帶幼日珍亦先卒女七人吳彬謝斌柴林張綱王輔吉慶孟清其壻也孫男十七人宗玉奔喪啟行之日以其鄉人吏部左侍郎崔公克讓所著事狀求余爲碑銘余與宗玉契最深而敬慕其德善久矣故按狀而敘其事於碑又係之以銘曰天昭吉人必厚其本栽培深固枝達斯衍公自髫齡孝弟有聞歷壯而老茂哉德勳以被翼子爲天子使顯親揚名乃受多祉况有高壽儀於鄉邦茲考終身寔定厥祥卜葬之原恩光奕奕銘於神道昭示無極

誥封工部尙書白公墓銘

明成化二年翰林學士劉定之撰

巖巖古根蟠于厚地霜雪所侵不摧正氣維茲白公其德孔
類德則伊何曰孝與友仰奉二親不憚艱久自險卽夷承顏
順志旁念同胞則有子季扶其危難安樂相慰公之孝友允
克若茲是生良嗣以際盛時如彼參天鉅幹百圍材之所用
文武兼資入握卿章出秉將麾以封於公祿進位躋御史尙
書雪鬢霜髭九齡少三鄰於期頤從仙者遊樂復奚疑南宮
之野西河之兆妥神泉室不幽孔曜裂土待封祭公干廟

按此爲白恭敏之父友諒

誥贈郭夫人墓銘

明成化二年大學士彭時撰

夫人之行端靜鮮倫鍾美茂族媿德名門遭時艱危孝養弗
怠後際平寧惟子是誨身沒子貴勳業昭宣顯揚斯在實符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訓言國典追褒寵命稠疊鸞誥龍章耀煌泉室矧茲後裔其
蕃其昌匪積者厚曷流之長孝子哀思彌久彌切焯德有銘
刻示無極

誥封何夫人墓銘

明成化二年大學士商輅撰

惟儉與勤婦德之良慈而能訓母道彌彰命服煌煌子孫蕃
昌沒後恩榮久而愈光勒名貞石以永厥藏

按此爲白恭敏之母

舊城儒學記

明成化七年大學士商輅撰

南宮縣儒學舊在縣治東南知縣楊繩卽故址西北改建永
樂中復遷於舊宣德間知縣隆英又重建正統間燬於火時
有司成於草創堂齋陋隘歲久浸圯間有修葺之者不過因

循舊規而新之若有待也成化己丑春三月郡守曾遠詣學
教諭鄭遂以修建爲請曾慨然有興作之意乃諷邑人義民
損貲爲倡第未有任其責者秋九月涪安方中以前玉山令
來蒞是邑汲汲以興學校爲務於撙節公私之費度工計庸
鑿石陶甓市材於潯沱河擇其合抱以爲梁棟重構明倫堂
五間翼以東西兩齋規模宏壯甲於郡之諸學工甫就緒而
方以風憲赴召繼其任者寶雞蕭智克成厥美門牆除道修
治殆遍增築號舍益以丹漆經始於庚寅七月落成於明年
三月一力一費悉出自公而民若罔知者是役也府貳倡之
令尹成之太守邢簡田濟從而獎勸之僉謂學校王政之本
人才自出風化攸係誠有司首務也苟學校弗葺則教弗立

人才何由而成風俗無由而厚雖欲爲治皆苟而已我國家
崇儒重道設學育才無間遐僻况南宮畿內善地密邇聲教
者乎是宜膺百里之寄任六事之責者拳拳奉宣德意以先
務爲急使彝倫自我益明風俗自我益厚以期上無負於朝
廷建學之意下無負於有司作興之功不誠斯文之慶哉

白恭敏公墓銘

明成化十一年大學士商輅撰

哲人之生夫豈偶然實惟先世積慶熙延南宮善地豈無才
賢科目寥寥殆將百年挺拔自公振後光前位隆八座功著
三邊雄才卓識秉之自天運籌決勝動中機先簡在帝心委
任益專彼蒼弗憖胡奪之遄其身雖亡其名永傳吁嗟恭敏
復何憾焉南宮之山逶迤蜿蜒卜葬有銘垂于綿綿

誥封孟夫人墓銘 明成化 年大學士劉健撰

女德之善其歸曰正正施于內家由以盛於惟夫人女德克修一正之施既洽且周夫光于前子顯于後繼繼承承明驗可究鬱鬱崇丘啟而并藏刻銘貞石百世輝光

按孟夫人爲恭敏之妻白氏五銘均自萬厯志錄出有銘無序或有序而邢志未錄抑原文無序均不可知以後韓李諸銘亦同此姑据康熙志載之以俟知者定之可耳

白恭敏公神道碑銘 明成化十二年大學士劉吉撰文吏部尙書尹旻書丹太子少保李賓篆額

公諱圭字宗玉姓白氏先世磁州人經亂徙居隆慶州代有陰德曾祖文舉弗仕祖進忠仕元爲千戶因避亂又徙真定

之南宮後遂爲南宮人父友諒孝弟樂善鄉稱長者娶郭氏
生公自幼天資英偉識度過人選補邑庠生治易深有造詣
正統壬戌登劉儼榜進士明年除監察御史先是南宮士未
有中科者有之實自公始人皆以爲公榮至是進士未有卽
授御史者有之亦自公始同年人又以爲榮公感特擢持憲
秉律恒存大體揚清激濁務協公道嘗奉命監出塞捕虜軍
及巡按山西直平人被仇以奸誣之寃聲譽籍甚己巳之變
延議簡有文武才幹者使守要害公往澤州募士練兵悉可
就用會虜退召還以能陞陝西按察副使司多滯獄公至鞠
得其情悉斷遣之民有掠官糧爲食者有司置之法公惻然
曰民飢至此不幸也若拘於法死者眾矣乃杖而釋之景泰

壬申陞浙江右布政吏浙自葉宗流亂後民多凋瘵餘賊有
伏草莽者公贊巡撫兵部尙書原貞敷宣德意捕誅逋孽因
大饑奏蠲其賦發廩勸貸而賑濟之數辦疑獄申理冤滯民
安堵焉天順改元湖廣貴州苗賊弗靖詔轉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其地時賊據險我兵不能討公至設法多爲疑
兵分道進攻賊遂不能支遁去擒其渠首斬之餘黨悉平在
湖三年興利除害善政尤多嘗有勅督造戰艦甚急眾議欲
賦材於民公不可請於藩府得以抽分木代造民感德焉虜
眾寇陝西召爲兵部右侍郎往贊戎務公入對便殿賜賚優
渥卽日就道至陝適總戎者失利虜甚熾公乃按兵不戰至
固原值虜奄至從騎僅百人令悉下馬結陣以待虜衝突者

三元動疑有伏兵乃引去公躡之獲十餘騎及牛羊以歸既而花馬湖納都連戰連捷虜服公威名解去還朝董慈壽皇太后葬事於景陵有銀幣羊酒之賜工部尙書員缺帝意屬公執政者欲舉所知託以資淺爲言帝曰卿所舉乃方岳爾白圭由方岳歷都憲至此何資淺耶卒授之時慶得人今上卽位幸太學耕籍田開經筵公皆預侍陵營造承天門修建公董役俱有犒賜荆襄賊嘯聚推千斤劉爲主改元署僞軍師總兵等號攻劫州縣上命撫甯伯朱永總兵公提督軍務往討之至南陽分兵爲五路公與撫甯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恒先士卒而登至格兜賊憑高爲拒時諸路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

卒聞公至奮勇公乃命裨將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賊方迎敵顧其營火遂驚駭蹂亂走死者無數斬首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適聞父喪乞守制不允特令歸襄葬事論功加太子少保從一品俸調兼兵部尙書驛召至京勅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營操練公復辭職乞終制俱不允賜玉帶寶刀織金麒麟服以寵異之是年彗見求直言公請分命大臣巡視民瘼黜貪酷旌賢良以和民情庶天變可弭從之陝西土達滿反總兵官伏羌伯戰歿餘將俱北關中震動公違眾議舉都督劉玉可用卒以成功滿考進階資政大夫賜誥有曰湖湘往伐克靖東苗關陝徂征乃殲北虜督番漢之師剿荆襄之寇若召虎之平淮如裴度

之破蔡兼資文武效勞國家褒美甚至祖考考先已贈封至是俱加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兵部尙書祖妣馬氏妣郭氏俱夫人繼母何氏封太夫人而元配秦氏繼配孟氏亦贈封夫人公感上恩遇晝夜勞勩漸以成疾上數遣中貴及御醫視療疾止入謝以滿三考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聞太夫人喪詔葬畢復任公辭不允還治事數月疾復作上疏乞骸骨亦不允仍命中貴及醫日往視療月餘竟卒上聞哀悼賜祭及葬並賻鈔萬緡贈榮祿大夫少傅諡恭敏仍官其子爲錦衣百戶緡紳大夫莫不咨嗟痛惜祭奠有加焉公在任久識見明達裁處邊務動中機宜每以師出糜費害及地方感傷天和不致輕議平生孝友勤敬居父喪竭盡哀禮痛母

早逝作紫微雲舍以繫思伯仲之情老而彌篤夫妻相敬如
賓家人毋得侈嚴戒子弟毋得臧否人物篤於故舊所受師
沈彥昌沒殯於南宮歲時展謁不忘遇同僚及所知喪事猝
不能辦者輒爲助棺具在荆湖當泛舟中流暮風大作舟人
震恐公神色不變甫登岸舟溺焉在貴州時人有憤中貴嚴
酷欲刺之者夜誤入公所擁衾問之刺者驚曰我公也卽自
刎不入仆於地公呼燭持視略無惡意善遣之其度量優宏
類如此生永樂十七年己亥四月卒成化十年甲午十二月
辛丑享年五十六子男五長鎮卽百戶次鉞邑庠生銓國子
生鈞銳尙幼女四長適同里侯俊次適都指揮使陳英指揮
僉事黃鐘安鄉伯子張恂孫男二鶴齡玄齡孫女四墓在南

南宮鼎志 卷二十一
官祖塋之次惟公生際明時天資既厚加以問學之功用能樹立勳績輔相治平巍然德望爲國名臣揆之古人如虎如度誠有如聖諭者焉銘以垂遠夫奚歉乎銘曰維白之先善積慶延積厚發宏於公驗焉公生磊磊材長器偉磋之磨之有斐君子夙奮言揚魏科拾取持憲刑清旬宣政舉帝曰嘉哉俾職巡撫威惠並行厥施愈溥召貳兵曹爰整其旅伐夷討叛歲無甯處司空司馬股肱天子謀明弼諧允相化理崇階屢躋孤卿是履人懷具瞻國有憑倚惟公之亡愛莫能已悲貽縉紳悼叨宁泣贈諡及賻典寔隆豐生榮死哀伊誰與同南宮之原水秀土豐載德於銘流光無窮成化丙申十月之望

按白氏祖瑩以上所載碑銘外尙有六碑皆載封典之碑

恭敏之祖進忠兩次封典

一天順五年
一成化三年

光祿寺署丞白露

之父瑄母李氏封典兩碑

均弘治十二年

一爲恭敏之母郭氏一

爲恭敏之妻秦氏

均景泰元年

二碑下段均殘文皆制誥泛詞

不錄此外又有二碑一爲恭敏之父一爲恭敏之墓皆大

字一行書某銜某公之墓又有五碑皆刻諭祭文一爲成

化二年諭祭恭敏之父友諒者二皆成化十一年當時祭

恭敏者一爲弘治三年祭恭敏妻孟氏者一爲正德五年

諭祭白文裕者文皆不錄附志于此

以下凡專刻誥勅及無文之碑皆不錄

劉侯祠堂記

明成化十七年禮部尙書白鉞撰

成化戊戌畿內大雨水清濁二漳溢眞定之南宮適當其衝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城外舊有隄高堅可恃以歲久無懷襄災且有司不戒而民亦慢視之畚鍤者往焉陶埴者往焉日以頽缺而交午爲車馬道至是遂倉卒無以禦奔流水如建瓴由南門入直抵北城下爲所障不得去復折而南官舍民居神祠儒校一洗而空之幸水以晝至民盡乘高呼噪然不能救也旣數日稍露洲渚敗瓦斷株鱗次水際其激射處皆成深淵滄渺極目殆類湖灤人始不奠居矣於時郡守余公瓚進前令李君麟與之協謀且諮於眾決卜遷縣治於東南三里而遠立表正方察泉觀土相陰陽審向背巨細之物皆李君受成算於余公而興置焉庚子之秋首事城垣以丈尺計地以里社計工作止有常勸督有法僅十有七日而城立廣袤九里有奇見者

聞者咸服余公之經畫而稱李君之勞動未幾皆以事去繼
領縣事者劉侯鎰也侯既視篆循行四周殫心竭慮蚤夜不
怠期竣厥功乃倣余公之舊規出新意凡民之欲占居新城
者酌其遠近喧寂長短廣隘俾出價各有差用是取材於山
鳩工於市瓦石丹堊米鹽麻棗以類而聚先之廟學崇文教
也次之壇壝重祀典也公署縣治俱列以等倉庾闡閩俱斷
以制種木表道疏渠醴水門冠樓櫓墻周池壑祝釐有寓安
濟有坊法所當爲者舉之無遺青白紆巨金碧炳煥率不爽
軌則宏深偉麗甲於一郡居者怵舞過者歌誦而侯之績著
矣侯去旣久民念之不忘義官齊仁美耆宿劉浩輩相與議
曰昔吾儕之遭水也惟淪墊是懼兢兢焉旦暮不自保微二

三君子人其魚矣雖倡之以余輔之以李而卒底於成者劉侯也失今不圖老者日往壯者日老則侯禦災捍患之勤不其泯歟宜卜地於縣治之東朔祠塑像時奉香火以繫無窮之思是不可專也遂相率上狀於州於府於部使者皆報曰可侯字世玉家汝甯之羅山以春秋冠河南鄉試自鄒平改知南宮擢守六安進四品階致仕而卒其善政尙多茲特著其所以祠者侯子淮登丁未進士任監察御史爲時顯用食報固未艾也新令申君高請予記其本末鑱之石而樹之祠左

按嘉靖康熙二志均題新遷縣治記道光光緒志均作劉侯祠堂記康熙志且刪節原文釋其詞意當從道光志其

時劉已物故而撰文者爲白文裕劉之惠政似尙可信名宦中不爲立傳亦屬漏畧也惟李麟於舊城之圯實尸其咎文裕不斥其過且言其勞豈居是邦之義應爾乎

觀音堂記

明成化十七年禮部尙書白鉞撰

佛氏之教橫流旁溢僅二千載其爲術大歸有二威以怵人慈以誘俗而已夫利者人所爭趨然利之所在害必隨之害形於前則懼生於後以懼害之心如蹈溺水火噉噉然昂首而望惟恐人之不拯已也當此之時苟有人焉舉手投足而寘諸平坦之途清涼之境其報之之心必思厚其貨賄豐其飲食尊奉歸依罄其誠禮于勢自有不能已者佛之爲教正用此術輪迴果報怵之也大慈悲方便誘之也深威而煦之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以慈則人感之至慈而厲之以威則人畏之篤一威一慈互
爲根抵此其教之日昌月熾而陷溺吾民有不覺其所以然
者卽其教中有名觀音大士者尤號慈悲方便故民之奉之
範金合土之形雕簷畫楹之室通都鉅郡窮鄉下邑無不有
之南宮縣東十里而遠民居甚夥韓氏景文昆季暨焦原者
俱以樂善好義聞於鄉卽其居之東偏首朔堂三間以供觀
音大士金碧之麗像設之嚴爲近鄉所未有旣落成乃介庠
生趙琮等請文于余因論著大畧以告於鄉人俾各力於爲
善慎毋以利爲心則菑害無由而生穰穰簡簡之福自天攸
降而亦無藉於彼矣是爲記

重修懸空寺碑記

明宏治元年知縣鄒祥 住持洪斌立石

直隸真定府冀州南宮縣東南八十里地名懸空村居路之
左古有梵刹亦曰懸空寺乃昔先聖之應跡也時人忽見雲
霧冥晦殿閣輝煌金碧晃映朱門聳翠宛若梵宇聲佩一方
昭然而發人耳目間者須臾平復如故應以此驗號爲懸空
寺亦名懸空村也猶儒大元晉陶潛武陵桃源之記歟其寺
以兵燹之餘莫知朝代基址垣平草棘茸茂惟古石佛像而
存焉宣德改元初施口功德主張伯川張斌張貴張銓善憶
昔之靈蹟感激不戴捐出囊資伐木鳩工請梓重修大雄寶
殿本山僧洪斌兼造釋迦聖像壁塑羅漢護法諸天鼎新起
蓋伽藍祖師殿左右廊廡僧舍俱已完美正統丙辰歲謁請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三
梵僧智祥雲禪師駐錫而宗主之家嘗以三身無住萬行皆空邪正並捐源流齊泯用斯教指作人表式偶承願力厭世歸真空留禪蹤惟拋寺業景泰庚午間本檀功德主張伯川張貴糾會眾檀越僉推本山首座洪斌膺薦爲斯刹住持而綱領之上人自縣大城社懸空村其祖大父曰張均裔嗣之望族也髫年超卓禮寺智祥雲禪師爲弟子淵窮三藏博覽一乘景泰甲戌年披度京華勅建大龍興叢林通公隆宗主法席得其旨趣自瀝其事以還是刹形儀純粹志氣端莊道貫異方行超閭表院門豐儉備足加常應供口口勿悒給施道尻正定禪人圓通陞猊座以談經祝皇圖之永固四民樂業萬姓咸安築圃垣墻種植樹木遂成方廣體勢惣名懸空

叢林接度門人三十多眾置寺田土百十餘畝廟通地里以南迎寺對天心而拱北趨情翫償適意觀瞻壯我宗門日布金地非釋門之士富乃物景之人豐下以廸乎後昆上以紹乎先業矧茲本寺僧圓政等募化眾緣勒石鐫名永千載之不朽固萬代之聯芳更冀五倫攸序萬彙咸亨僧同松柏以齊堅俗等蒼莫而鞏固四生悉苦六道波澄凡厥有生俱登壽域者是爲之耳

重創廟學記

明宏治元年教諭長樂高德晉撰

學校教化之原王政之本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致謹於斯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首卽建學育材茂圖化理自京畿至天下郡邑莫不有學迄今聖聖相承重熙累洽文運聿

南宮縣志 卷之二十三
三

隆賢才蔚進猗與盛哉南宮本畿南鉅邑學宮在邑治之東南成化戊戌歲薦遭水患城邑俱陷爲壑學宮因之傾圮乃請於府大守余公瓚公曰治之大本在政與教學校之修廢實政教之所關焉可坐視其廢耶於是相邑之東南胡家莊其地形若飛鳳宜遷爲邑而學則立於其東殫慮區畫圖有定式駸駸振舉無何公以憂去適羅山劉侯鎰以前鄒平令來蒞茲邑慨然以爲己責遂伐木於山視瓦於陶掄材督工次第興創東則大成殿翼以兩廡衛以戟門靈星門西則明倫堂翼以兩厦闢以二齋號舍董其事者縣丞王瑄主簿趙斐教諭戴昌民訓導曲友直餘尙未備而劉公又以六安州守赴召矣德州鄒侯祥由名進士來繼其任才優有爲克成

厥美上則加以黝堊丹漆下則砌以甃石階除厨庫射圃莫不整理是役也財出於公帑之餘民無所賦工備乎食力之暇官償其直經始於成化辛丑之冬迄工於成化丁未之夏規模廣大制度雄壯巍然爲一方偉觀他邑莫及也生員傅沆等請記於余余謂孔子繼往聖開來學其道昭如日星而教被天下後世故邑有學學有廟廟以崇孔子之祀學以遵孔子之教誠不可不加意也昔僖公修泮宮而詩頌其美文翁興學校而史紀其功今鄒侯旣續前緒新廟學士由其間知所景仰服膺聖訓涵濡乎六經之文恪求乎躬行之實薰陶造就底於有成以翊我皇明億萬載無疆之祚則畿內化興天下皆嚮風而起侯作興之功豈小補哉若徒由此以干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名譽徼利達而於臣子之節無所砥礪不惟負國家教養之
盛意而亦負賢有司作興之本心爲君子所共羞也用是勒
諸石以紀其功且爲諸生勸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明宏治八年僉事白杲撰

南宮舊城縣治之西甫半里許有神祠焉扁曰義勇武安王
不知創於何時遠近凡有禱求動無不應歲時祭報者不絕
居民陰實賴之成化戊戌秋霖大作彌月不已漳河泛溢與
客水相會職土者失於壅決遂壞其城爲巨浸郡守余公卜
高平之原去故城東南之三里曰胡家莊者以營邑焉官府
肆舍罔不圖新獨遺神祠傾圮微罔有加意者宏治己卯
邑之耆老安政患無以揭虔妥靈乃糾諸薄俊李正等迎致

其神於新城北門之內捐金命工爲營其祠首務築臺計其
高則五尺計其廣則三丈計其袤則倍之焉次構間架計其
數則以三計其廣則三丈計其高則半之焉其礎則以十數
計而柱亦以十數計也楹之數則以十計椽之數則以百計
也瓦則以千數計也甍則以萬數計石則以百數計也祠之
脊則飾以鴟尾而數則以六計也祠之門則列以杳恩而數
則以四計也繪以采色金碧輝煌燦然其蔚炳也羅以女牆
黝堊錯雜煥然其熠燿也四壁之間中則繪王之像左則繪
王破蚩尤之戰右則繪王誅僞將之功其細微則不可以盡
計矣厥功始於宏治八年二月之三日成於十月之八日邑
之庠生賈偉忽報於余曰碑已具矣遂撰其文命工俾刻之

盧氏義豐鄉記

在正祠碑陰

明弘治十二年監察御史鉅鹿張智撰

弘治己未孟秋十有二日子經南宮寓舊邑太學生盧應治邀遊城北莊上遂與王國器朱上卿擁騶從聯騎行出舊北門東行三里許遙瞻紫微山覽長坡圓坵勝蹟有懷古作從護城外堤口入儼然佳境前臨大堤後依崇岡枯涿渠左環光武口右口土沃泉甘林深稼茂池清堦聳亭途四會風景擬古桃花源殆見坦壁修整樓舍峩楚規模程度堪入畫圖迺應治莊焉詢其地應治以爲在宋爲將相鄉崇勲里元爲皂角林我皇明正統己巳先知縣府君愛幽僻倍直售之闢爲別業歲與客農佃收其利休養生息五十餘年今以盧家

莊名之持俗呼也時有客農十數輩拜奉雞酒各通姓名鄉曲而言曰自上世寄居此莊樂風俗安閒資土地寬闢耕耘田畝以給衣食附入版籍以供徭役養生送死各相安於無事以陶雍熙和平之盛予聆之喜曰義哉義哉且人以地靈地因人傑應治先君曾知青田宣城二縣政聲洋溢時稱循良引年慕栗里先生高行徜徉於此莊實得其勝深以義勸尊客農創業之功良難矣應治學行優長器識宏博克世先業化不義咸歸於義嘗撫莊之景物爲十詠曰翠堤聳峙曰詳水環流曰古堠基隆曰方池盈匯曰瑞井變甘曰直岡形勝曰正祠靈應曰巨柳異呈曰皂林肥沃曰大道坦亨仍干士夫題品是守成良不易也子孫允能肇一世至百世以義

相承詎有己乎若客農者淳樸質實葛天民斯無懷民斯雖
異鄉異姓同客聚此惟尙義以佃田事循恭謹鮮鬪爭勤苦
節儉以樂歲事豐成則兩歧九穗何莫而非義中所致耶應
治起謝請予爲記書此復因以名其鄉焉

復修東城樓記

明正德

年例貢生盧鳳撰

城東門曰育英正德丙子大尹李瑋因舊增築樓成甫十閱
月淫雨彌旬夜復大作積水益橫暴浸臨城下牆崩樓覆垂
成之功淪入泥渠丁丑七月五日也斯時掌史劉鑾急督撈
收材之可用者尙三之一運貯府館中少尹黃堂曰失今不
圖後費益多度材用不足者復添三之二俶工是年九月上
旬出納委把總齊閻分管則連智也黃公視篆當事務芬雜

仍日至工所驗勤怠懲勸之所添之材整甑以塊計者五千
箱甑亦五千版瓦以片計者七十甌瓦亦七十脊獸及海馬
以數計者幾三十大椽及插簷以根計者幾三百灰以石計
者七十板以片計者九十釘以箇計者三千夫匠以名計者
三百工程以日計者九十無何雉堞堊飾樓櫓竦然聯矗相
望高凌雲霄衛民待敵恃以鞏永事完判簿王觀以文見屬
曰興廢作新之勞設方處置之績趨事赴公之役公倡私應
同濟厥美匪劊書石間何以究根據而知經始予惟城之樓
壞而理事合於宜有司常事揆諸春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
蓋爲之以時一無勞民處之有法一無傷財設險守固備預
不虞防奸禁暴保障一方是以國家倚爲金湯可無書乎因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請堅安可辭書此爲復修記

白文裕公墓銘

明正德五年大學士李東陽撰

世紹科第家爲公卿我自得之匪祿廕是膺兄翹弟華業擅
文武我以文試匪甲冑爲伍士則有學惟經史子曰我所以
仕固其在此官則有職惟天地人曰帝有命曷敢弗寅進敷
講帷入掌綸誥凡所施用皆文之教禮有賜葬行有易名一
之爲難矧不忝厥生父曰恭敏子曰文裕惟千百禩以永終
譽

盧氏正祠碑記

明正德六年戶部左侍郎錫山邵寶

撰文滑臺李承恩書丹

正德辛未歲仲春三日郎中向文璽司務王懋引監生盧鳳

拜見部後公署跪啟曰生真定南宮人世業耕讀莊一區去
城北五里許久因姓得名今日義豐鄉後百步舊有祠成化
丙午先考宣城知縣府君謝政歸田時移築基莊前屢因水
患欲修未克就弘治辛酉生繼成之鄉尊執白文裕公扁曰
正祠逮今未有記刻石恐久泯顛末生歷事部司敢祈先生
賜以文庶有徵後世按狀正祠者盧生鄉祠之名祠之神何
曰先農先蠶后土司水司火司旱司蟲司牧司藥而龍神亦
與焉何以爲正以關世道切農事祀所宜祀得其正不然安
得名之正祠矣或曰古者慎制祀以爲國典祭不望越瀆于
祭祀時謂弗欽后土社也先農稷也土祀庸非僭乎蠶龍水
火旱蟲藥牧與土漠不相通於禮顧非悖乎僭而悖豈得爲

祠之正耶子曰是亦有說禮尊天而親地庶人得祀后土釋
曰后土土地稱后者羣物之主耳人之生食祭先農衣祭先
蠶畜祭先牧孔子雖蔬食菜羹瓜祭示不忘初水火蟲旱在
古祀通民間我朝制祀土穀弗愆於禮廬生鄉中田井園廬
生齒孳產皆依土以生農桑寔養生寄命至要食飽衣煖陶
口口功故主以后土尊以先農先蠶其間災沴天厲之作不
無主者世常有以祈以報迺配以司水司火司旱司蟲司牧
司藥龍神索而祀之爲能捍禦也記曰有功德者則祀之能
禦災能捍患者則祀之然所謂祀者皆祀典所載之正宜也
若非鬼之祭徼福之求以事則詔以祀則淫異端邪說瀆禮
亂經祀非所宜祠豈得爲正耶今祀其所宜祀斯正祠之名

立名既正後世能循正之名以祀所宜祀則世享之無斁予
崇正者嘉神之正祠之正祀之正可見盧生通經學古敦本
報功知所務以正出於流俗遠甚亦正人也故筆之以爲記
增修關王廟門牆記

明正德八年國子監祭酒冀城石瑄撰

神河東解人修幹美髯英武謀識好左氏春秋傳漢爲漢壽
亭侯昭烈拜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州事諡壯繆昔卯金不
競炎運將灰神委質帝胄左右禦侮以興復漢室威名震華
夏勳業垂竹帛善戰取勝雜見於傳記武侯謂絕倫軼羣程
昱言萬人敵周瑜稱熊虎將史氏以國士褒之當時吳魏二
敵國睥睨僻陋蜀邦羈囹先主畏威之不暇惜天不再熾漢

火德欲峙立漢鼎麥城告變雖功用不成誰不知輔正去逆
勤王討賊忠義大節正直之氣入人者深傳世者顯恆存天
地間愈久而不泯後世聞其風者凜凜有生氣是宜爲神明
司災福載在祀典血食無窮宋大觀中封武安王金元代有
褒崇我皇明定封號尤加敬禮廟貌遍天下祠在南宮北街
者宏治乙卯董蘭等建刻桷丹楹規制宏麗第缺門牆弗稱
正德戊辰監生盧鳳士民齊欽齊鑑張珮崔羽協謀募修好
事者樂從遂掄材疊基增堦崇墉砌皆以灰覆皆以瓦以高
計之踰八尺以周計之幾十丈前作大門下甃甬道晨昏啟
閉完美堅緻人有所歆仰敬畏而不得褻瀆也祠前榮兩壁
舊用坯風雨侵陵不可支復欲易之甑灰悉備特未就緒辛

未盧鳳應詔復班士民宋寬慨任其責會生員關烺關保典
膳張珣關樸義官鄧臻及宋儒等襄厥事張珮走書京師復
盧鳳曰功已成曷紀於壁用圖不朽盧鳳乃狀次敘介白文
裕公子試中書舍人白元齡請曰幸鄉先生爲文紀其實子
惟古者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有功德於民則
祀之神兼有祭法之所云廟祀尸祝於義爲宜予官太學盧
鳳與子嘉祐俱在講下素稔其賢不得靳也書以授之俾歸
刻之貞石

泰興寺重修殿宇記

明正德十年監生盧鳳撰

予觀光上國僑寓京師暇日游覽都城內外勝概凡梵宇琳
宮修造動費千百萬緡多當朝中貴人主之以其權勢爵祿

榮貴無比故儲積裕而施捨易也及予歸省還鄉興福寺僧
惠祥每道闔宦王志友營建泰興寺事住持惠金協力共成
之吁退陬幽寺亦有興敝補廢者乎經始正德王申春考成
正德乙亥夏鑿西山之石于寺欲載來厯及興起歲月施助
姓氏惠金託致仕宿遷判簿董善求記于予將垂後以傳不
朽按狀泰興沿革與前修造事實前邑庠司訓今廣西道監
察御史袁澤備載刻誌寺經深久寧免傾圯王志友者慨發
虔誠賣田以畝計者幾頃得銀以兩計者幾百遂計用量材
以圖興復由是遠邇嚮從富者輸財智者運巧乃荆佛閣三
楹於後重簷刻栴碧瓦朱欄高廣五丈闊倍之內鑿石佛若
千尊上雕龍頂閣前正殿易舊材而新之西建祖師堂以配

東之伽藍殿若講堂禪榻寶館僧廬中外門戶左右廊廡或先或後以漸而成仍繪畫佛生滅之相綵飾鮮麗流絢煥輝中植嘉樹周繚高墻凡所宜有者靡不備足甲邑寺他方莫與京也且王志友幼患瘡成闕未進取得用於時無權勢於人無爵祿於己家甚貧苦而勵志如此誠可嘉也嗚呼晉唐宋元以來佛法與儒老並爲三教至我朝三教並崇而無偏重且惠金居泰興垂四十餘年鼓舞羣動赫赫如小慈化雖曰福利誘人然非堅志長才善於提挈維持足以辦事者又何能哉予於惠金之所爲而嘉其不易及誠可書至如宗曉宗榮道成道玉惠朝真可真顯俱居泰興之中爲惠金之儔徒亦贊襄居多又不可不書也是爲記正德十年八月吉旦

立

真樂翁劉公墓碑記

北地李夢陽撰

真樂翁者南宮縣人也姓劉名幹字楨夫享年七十有九而卒業卜城南十里王村葬矣翁孫曰濂舉進士知杞縣徵爲御史過大梁見空同子述翁之行已而泣而請所弗朽焉於是空同子始知南宮有是翁也夫世常言人有幸不幸者有由然哉遼遼之城奇絕之山汪瀆之川靈異之木詭怪之石耳目未之間見載籍未之紀記文史未之稱述闔焉竟無聞者舉天地間豈少哉而顛珍枝寶隻禽孤獸光色羽毛苟殊於其類一爲人傳播則慕之者求獲之者憐失之者惜豈其物真大殊哉遇有幸不幸耳故蒼蠅驥尾君子譬之斯遷氏

發青雲之歎而重傷泥途之難也夫眞樂翁者固淳行力道之偉夫也進取志厄功名不著於春秋乃竟蕪歿草莽歎畝間以死使非其孫顯而亟掄揚之斯與遼述之山川木石異耶翁父諱明母曰崔氏崔之卒也庶母孫理其家事翁事之如母君子之言孝也以舜損祥爲至者以其母繼也庶又有間矣而翁母事之不謂淳行哉翁故貧尙儉獨購書不費之愛也每燕居令子孫誦說書史會意便欣然喜曰古之言不難知難於行耳誦說而不行猶不誦也諸子孫環拱曰唯唯翁顧之笑曰樂乎遂自稱眞樂翁斯不謂力道者哉道故仁仁故義義故亮直亮直故急難故居也爭者聽其平悖者畏其評暴者沮柔者恃而出也羣而和醜而讓見溺則援是皆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偉人之行也非一珍一寶一光一色一羽一毛者倫也然鄉
之人知焉矣出其鄉弗知也同其出者知焉矣出不之同者
弗知也何也窮僻之邑無青雲之媒幽貞之士鮮驥尾之求
故也故予於眞樂翁有重歎焉歎者何也悼賢之無聞而慨
善之易泯也又悲幸也邑之長老曰翁二子曰錫曰鎧錫爲
知縣六孫曰濂曰汀曰濤曰沱曰藻曰渚濂爲御史不可謂
無聞得空同子譔述不可謂泯王村之瑩翁無心而獲地不
可謂不幸夫信斯言也則易之視履考祥驗耶卽詩之曰監
在茲者耶不幸於人而幸之天無聞于身而聞之子若孫遂
以之不限所謂積善餘慶者也

按是文康熙志不著年月以係微山之祖爲附于此

重修城隍廟記

明嘉靖二年濟南谷繼宗撰

南宮縣之遷於成化戊戌也而城隍廟從焉正德乙亥前令諭日者崔生董修之乃宏規模丹正殿之楹塑兩廊之像門寢橋路垣宇庭砌罔不加飾其功未著也嘉靖癸未谷子以聘講至客代舍因其請爲紀之曰師曠有言神民之望也匱神乏祀百姓絕望官斯地者可弗慎諸旣入境聞往歲有李令聰者春旱夏田罔穀乃禱雨雨止沛秋大熟今者東野公之來令也歲少旱禱無不應雨暘時若時稱豐焉然東野公亦姓李名宗文仁厚愛民而誠格神明深有孚乎表裏陰陽之義固良令尹也乃敬神不瀆者令之明也保障默庇者神之威也恤旱致禱者令之勤也應禱施雨者神之靈也或又

曰宮民好誓凡有獄訟于令如愛其情則牒于神而災害促顯夫是非形而賞罰決者令之法也善惡積而禍福昭者神之機也此幽明之理也乃若祝者言則奸佞有口者不欺乎令樸訥病天者不誣乎神耶神必不應令必不信矣予故曰此祝者之由也不可執也或曰風也

泰興寺金上人浮圖記

明嘉靖六年山谷閑人撰

上人俗姓白氏白寨村處士白翁季子幼岐嶷鄙聲利而好清靜乃師禮泰興寺首僧性鑑爲師習佛氏教命名惠金碧玉其別號也未期年內典精通得大鑑不傳之心印年稍長禪行日新弟子從者益眾四方檀越無不景仰口佛閣禪院賓堂僧舍一一備具皆其力也嘉靖改元明年上人偶得疾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各如制三閱月而功成是舉也恤民省費仁也事神祛惑禮也工速政核明也皆不可以無記以垂後云

按記所云崔公者崔官也

見職官表

於嘉靖癸卯任南宮知縣

卽二十二年也距成化戊戌遷城之年蓋六十六年

預備倉記

明嘉靖

年四川參政劉汀撰

國有積貯王者所以重民命也積貯之不廣是無民也畜聚之未善猶無積也此經國保民當務之急而恆情或忽焉葉公之政斯其爲不朽乎公之言曰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積餘可食三年水旱凶荒未虞也蓋因邦賦所入而撙節焉爾今之兩稅俱以充大司農軍國之需邑額所存僅在公之廩祿耳儲峙初無經制惟取乎贖刑之餘也亦甚微且艱矣倉

廩易敝多損於風雨鳥鼠之害綜理弗密常蠹於侵漁巧僞之奸不幸而有數百里之饑四境赤子坐待餒斃况畿輔要地南北不特調發供餉何所仰給弗獲已而稱貸行焉貧富交困之術也邇來百穀用成民生暢遂敢安目前之小豐而忘預備矣乎存之以中孚運之于籌畫不再易歲積穀一萬石有奇乃糾工度材量程命役公靡見費眾靡見勞督促煩擾之令無聞而大功就緒棟宇聯絡東西相望凡六十餘楹厥材孔良厥工用貞積中不敗奚翅數世之利哉建堂南向爲會計之所繚以峻垣限以重門門之外左建囚室右建空舍凡有輸納典守者按籍而雜貯之月終躬較而歸之內廩僞冒一無所容矣劉子曰葉公豈不誠良牧哉居勞而貽逸

仁民而思善其後其庶乎古之遺愛歟繼公爲政者藉其成勿恃其有因而益實其中必餘九年之食乃王制三十年之通計也豈惟南宮之民實賴之否則取前人不朽之政而文具之矣故特書記焉以俟後君子共流仁澤于無窮也

義塚記

明嘉靖

年四川參政劉汀撰

先王仁政俾斯民生有養死有藏以成終始之恩迨夫掩骼埋胔聖人仁天下之心無遺矣我太祖高皇帝再造華夏方出元元于焚溺中卽勅禮官議奏命所在有司咸置義塚仁並天地無俟孟春方令之也良法美意顧多因循廢闕幾二百禩而仁澤罔究無告窮民率暴骸骨乎荒堤田畔之間葉公來尹厲精明憲洞察民隱是用戚然曰有司之過也爰度

百官縣志 卷之十三
城陰乃於邑厲壇左易田三十餘畝正疆界明封樹累累然
鱗次藏瘞宮之野始無遺骸矣上彰聖祖之殊恩下衍羣黎
之永愛忠猷惠政若公者殆鮮矣哉烏乎朝廷爲民建官治
之匪擾之仁之匪虐之也奈何爲民牧者峻其相臨之勢忘
所有事德則弗競而淫威以逞輕赤子而土苴之四境嗷嗷
怨讟漫不知恤孰能念及枯朽之餘未忍暴棄而收藏焉以
施恩于不報者哉烏乎公之仁則至矣愛子弟之心則無遺
矣不知宮之民其何以報公父母之愛于罔極也

按以上二文均載嘉靖志而不著其年當卽在葉令修志
之時爲三十八九年也汀爲濂之弟詳名績列傳

紫微書院記

明嘉靖

年監察御史劉濂撰

羣一方之才而養之以學宮於制備於意良矣而近世復有書院之置其義奚謂哉蓋學校者待之以常以法用書院者鼓之以奇以神用者也何謂法用其師皆銓次之授制額之員未必盡以師道責之而其人未必盡以師道任之也晨興升堂禮容秩如倚席講藝佔畢授業此夙格舊貫舉天下皆是也故曰以法用何謂神用其師無常惟賢是署必以明經有道者主之而士之得與是列者又必雋才英器可以遠大者焉其志定其氣厲其業專而藝精勃勃然有深造上達之勢故曰以神用不然則學宮之外增以別院不幾於贅疣乎宋文治最美真儒最多有三代遺風說者以爲四大書院之功其師多海內大儒其徒多四方美士其誦說多堯舜周孔

不傳之緒漢魏而下稱人文之盛者必曰宋焉於時學校遍天下而化育之效獨歸之四院可以觀政教矣故建置書院者皆右文良吏識治達政者也天台葉公爲邑三年矣卹念民瘼日夜憂瘁而於文教尤致意焉見諸生有英茂之資寡日新之益歎曰非才之罪也所以作其氣者未神也書院之作其容已乎於是相度學舍之傍得隙地焉夷邃塏明足備規制正北構屋三楹高敞宏麗題曰講堂東西構屋各三楹巖翼拱立題曰精舍前爲大門高巍端肅題曰紫微書院以地在紫微山之陽也工起於六月朔日畢於七月望日致期告成不見勞費豈非天人助順助信者耶公視落成每于政暇則親自枉駕考校術業講明治道士皆振振思奮予因揖

諸生而謂之曰學宮者君子之林而士類者凡民之秀可謂
美矣別院又所以待異才振奇節繼此必有名人才士爲國
禎祥者出焉譬諸蛟龍以深淵大澤爲窟宅而以風雲震電
所藉以爲神者也葉公迎機而用奇是謂神感吾人因感而
思奮是謂神用不然則上以神物待我而我固以凡物自誘
可不可耶故吾爲記始而頌事終而獻規焉

學田記

明嘉靖

年陝西按察司副使尹宇撰

夫爲政者雖廉平昭著德澤流布苟不加志庠序振美風教
終蹈俗吏之陋塗非善政也能行於力之所及不能行於力
之所不及非善之善也我侯葉公下車視學見生儒貧寒者
眾心甚憫焉移文本學時加周恤一時士子咸以爲曠典頌

公之德不衰既而曰此乘輿濟人之意也乃捐俸金若干兩外取公帑罪贖贏餘無礙公法者屬學諭沈公收掌於城東南孫村市口舍高召地三頃有奇又令墾治鎮南等村荒地貳頃有奇田周匝治溝澮以備旱潦樹樗柳以儲材用擇生儒有學行者一人董其事量所入多寡分生儒等第以爲冠婚喪祭講學會食之資其他私漫之費不敢假焉積羨餘以備荒歉區畫周密條約詳明是在上無日給月廩之煩在下無干求奔走之苦得肆力於學者公之惠也又恐事久法弛夤緣爲奸謀龔石請言以記之梧岡子曰昔人云三代而上治日常多三代而下治日常少久任之法廢也余以爲不然使爲政者皆如我侯遠猷立造卽一旦而三代之治可復

也公之政可謂善之善者矣我士子何幸而遭此奇遇也今而後苟不仰承我侯崇重斯文之盛心悠悠自待無切蒯長養之效是素餐虛糜而已侯之罪人也侯勵志好古爲政本經術良法美政一一可書茲記學田也故不及之

葉公德政記

明嘉靖

年御史甯晉蔡燾撰

南宮邑大夫中岳葉公性天完粹究心理學篤敘倫彝琢磨行義德器宏遠化原固已深厚筮仕南宮畿內之巖邑也事繁賦重歲比不登加之南北用兵徵調旁午小民不堪邑漸凋敝大夫始至夙夜憂勤冀紓民困再期而邑事改觀乃戢威宏度惠養休息繼此之後惟劑量保合漸摩涵育要之德禮一變至道矣南宮海寓文獻舊稱易治蓋因其淳厚革其

末習同然之應何假外求稽其政首建廟學備造禮器考祀
名宦鄉賢崇儒重道端風化也置學田爲貧士昏喪周給定
其恆心育英才也建紫微書院取髦士卒業倡明禮學淑士
習也建觀風亭時延士君子講求民瘼資政理也建著書亭
表揚微山先生潛德及旌節義答羣望以張風教也修邑志
考據詳贍取舍精當備往事以昭來鑒也建倉庾積貯充實
重民食也慎刑獄哀矜惻怛重民命也建養濟院并設義塚
存恤生死先窮獨也修葺城池公署津梁館舍樹屏備制禮
賓旅也待僚佐以誠接士夫有禮愛敬由中道義交孚也崇
尙儉素寬裕民力輕徭省費康阜羣黎也賑荒有備弭盜有
方先事經畫乃克有濟也五載圖惟亦云密且勞矣夫心者

政之體政者心之推政出於心心有誠僞治效因之今之君子莫不以速化爲通顯庸爲急其視官守如過傳舍大夫允道篤愛視一邑猶一家視羣黎猶赤子心惟誠矣誠固無弗感者故士崇節義俗敦禮讓風行化美夫豈偶然若古之君子鳴琴者敷其化戴星者著其勞課農者厚其澤懸魚者靖其節一政之善已足垂世大夫廉以約已寬以御眾公以平物惠以康民殆兼而有之乎多士相率爲立生祠歲時對越祀之試觀甘棠遺愛峴碑墮淚彼何心焉苟政弗宜人將睞睞胥讒厥心違怨矣嗟嗟天理之感人心可誣乎哉夫人之於父母居則愛慕離則悲思其至情也大夫視民如子撫育愛養無一事之不周則民之愛戴如父母亦其情之不能已

者建祠非所以繹其思乎此其無心之感不言之化古今可
多得哉先後憲臺諸公薦揚累十餘疏大夫方且與邑之士
民如家人父子之相安但恐一民之失所一政之未善吾責
有未盡略不爲遲速利鈍計其器度又何如也由是觀之大
夫之政治于民心士君子協心以應於上羣黎歸厚以應於
下道德同風渾融無間雖古循良之治何以加諸於是可以
觀德政可以觀善俗可以風四方可以垂經範矣此其梗概
未盡稱述大夫名恆嵩字乾中別號中岳浙台之太平人請
敘則邑師河內何君光祖德平郭君文象諸生則高登趙登
第王士科韓永年宋守科也

葉公去思祠碑記 明嘉靖

去思者既去而人追思之也其人已去其德未泯使人著之於心而不能忘於是乎思生焉仰思不置莫能爲情於是立之石以永吾思焉百姓椎朴顛蒙能思而不能言乃托士大夫之能言者以述其衷忱是記也者所以昭賢牧之惠而言下民之志者也爲政而使人思思而立石政亦仁矣哉徵之古昔召伯化行南國其後人思其德而有甘棠之詠夫自陝以東達之江漢地廣民眾人皆有召思而詩獨出於一人之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安知非百姓思召而托之詩人以達意耶古人愛樹今人立石去思有言其來舊矣葉公之爲邑五年其玄化懿矩宜民利物率皆可述可訓而其最大且美可以繫士民之心者大略有六焉一曰里役往時暴殄僭

奢動至巨萬刻割脂膏民不堪命今裁制有經十去其九所
寬凡數萬卽受賜亦數萬民皆休休然矣二曰征徭往時貧
富淆混等則莫辨豪者獨逸弱者獨勞今名實精覈輕重均
和損彼有餘益此不足民皆欣然矣三曰儲畜往時屋多
敝漏粟惟數百一遇眚災嗷嗷待斃今連版穹窿棟宇宏壯
谷麥盈溢足活億兆而溝壑餓殍之棄可免矣四曰義塚往
時葬埋無地捐棄中野遺骸暴骨往往而是今出郭一望墓
田廣衍松楸蕭蕭丘塚纍纍而孝子慈父之憾可釋矣五曰
學田往時恆產不置生儒貧窶經營廩饌荒廢職業今學宮
之田可數百畝租賦之入可數百石則春絃夏頌迪德卒業
者有資矣六曰書院往時一方之秀合之一宮出羣之才無

以自見今拔其尤者儲之別院簡師擇輔日省月試則振藻
擷英登先獨步者有作矣前四政者所以繫民之心後二政
者所以繫士之心其人雖去其迹已遠而里役征徭之愛如
在也儲畜義塚之愛如在也學田書院之愛如在也沐浴其
膏澤服習其教化風儀在目恩慈在心其能忘乎故士則立
祠學宮以報公之德民則建祠北郭以永公之思傳曰君有
遺愛民有餘思此之謂矣使我公無卓異之政可錄之善出
門而民已忘之矣况建祠以勒石乎是舉也前此未見始於
葉公豈曰紀頌往事亦以俟後賢於無窮也公名某字某別
號中岳天台人也

按以上碑記六首皆見嘉靖志康熙志以後多遺之殆以

南宮縣志 卷之十三
葉志不傳無從采錄也惟葉志不著何年攷其事實卽在
葉令修志之時葉任凡六年嘉靖三十五年至四十一年
始去其政績亦殊可觀惟志係彼修而藝文專載此數首
好名之譏賢者不免乎

題名記

明嘉靖

年御史劉濂撰

國朝以科目待天下之士天子臨軒親策賜第出身勒石題
名於太學制也天子以天下爲才守令以郡縣爲才天子立
教守令承休題名之事雖小固不可廢也南宮畿輔列邑克
產多士士之高科榮名以表見於世者自國初以至今日百
六十餘年進士凡七人鄉貢進士凡二十五人嗚呼盛哉濂
不文罔才願父子兄弟俱得勒石以爲不朽與有榮焉乃作

而言曰人才之興豈偶然哉我朝文教四訖詩書禮樂外薄
荒服及文皇定鼎燕都經爲畿甸車書之所會同文物之所
萃合萬方未溥先被於茲聖聖相承甄世範物凡爲帝臣黎
獻者罔弗自靖矧我宮士樂育伊邇方今挾簡策抱鉛槧談
皇王之猷抱周孔之業效當年之用懋忠貞之節朝廷中外
咸藉其力而食其報是可不知所重耶

歲貢題名碑記

明嘉靖

年御史劉濂撰

養士之法莫備於成周我朝監周爲治得其遺意唐宋皆不
及也蓋成周養士自黨庠術序瞽宗以達於辟廱其養之也
極厚自辨志樂羣博習以底於大成其教之也極豫自敬敏
任恤孝弟嫻睦以稽於德藝其選之也極備故論定後官任

官後爵宅俊竝收俊亮克又而茂績淵猷至治神化爲古今
首頌謂非得士之盛乎惟我列聖統天御宇敦隆經典以道
德植紀綱以紀綱培教化以教化淑人才懼道德之罔一也
凡諸取士之科俱皆報罷而惟養之以學校待之以餼廩懼
風俗之罔同也凡諸課士之術俱皆廢落而惟教之以六經
輔之以孔孟懼其才之逸而有在野之歎也科目之外復有
歲貢之制恩例之典以盡天下之才廣收兼蓄拔茅連巢得
士之盛甲於成周矣士之由學校出者養之也既厚德弗問
厚薄必曰醇儒教之也既豫業弗計廣狹必曰王道選之也
既備才弗論大小必曰通才是故以天下之位待天下之才
以天下之才分天下之治百六十年致中致和大願大化百

嘉邕遂九圍救寧太平之治度越成周矣謂非多士之力矣
乎而論者顧曰聖朝之治異成周之法非名言也予簡搜貢
士凡若干名勒之石與科第碑左右相峙噫後之觀者可以
知進取矣

建學倉記

明嘉靖

年陝西按察使尹宇撰

邑侯葉公下車視學見生儒貧寒者眾心甚憫焉移文本學
時加周卹一時士子咸頌其德既而曰此乘輿濟人之意也
乃捐俸金若干兩外取公帑罪贖金若干兩屬學諭沈公買
城東南孫村太學高召地三頃有奇又令墾治鎮南等村荒
地二頃有奇治溝澮以備旱潦樹樗柳以儲材用擇生儒有
學行者一人董其事量所入多寡分生儒等第以爲冠婚喪

祭講學會食之資其他私漫之費不得假焉積其羨餘以備
荒歉區畫周密條約詳明是以上無日給月廩之煩在下
無干求奔走之累得肆力於學者公之惠也

此卽學田記節
文而去其首尾

按此文不載葉志與前六首時事略同見康熙光緒二志

邑令胡公去思碑 明嘉靖 年四川參政劉汀撰

聖天子御極改元厲精圖治謂冢宰統百官均四海治道攸
關乃爲妙簡司屬所以表率庶僚澄肅百度也南宮邑侯涇
陽胡公以才猷政績卓冠倫品特命入主考功司政官之人
皇皇焉攀卧莫由思公弗置公去歲餘縉紳士庶僉謀立石
紀績識我氓思昔公之初試吾邑也纔一更化人卽傾心歸
德引首幸治未期月乃以憂歸又皆朝夕望曰公其庶幾復

來乎已而公果來也舉相欣賀公惟正身風物變通宜民肅
令甲具章程弛不急之務汰無經之費厲眾蠹政者無微弗
蠲梗化敗類者無纖弗懲由是吏遵法守士敦操尙野不見
游惰之夫市不容賈僞之貨梟悍者戢良弱者樹羣生暢遂
各安恒業田野之間頌聲大作乃墾荒瘠之田以興利規城
池之制以禦患所以愛育元元者無遺慮矣至於洪水橫溢
隣邑沈歿而及境弗入飛蝗翳空赤地無遺而獨不爲災反
風渡虎方斯軌矣何武以悶悶之政而去後見思古今猶爲
美談公則始至有風行草偃之神旣去有大旱雲霓之望復
來有赫奕光明之業今則去日久而動深長之思公之致此
諒厥有由蓋性天明粹順事恕施不枉已以徇人罔違道以

午譽故德意速於孚下美利易於洽人而人自不能忘之耳
按胡令名嘉謨涇陽進士舊志有傳據云嘉靖四十五年
任以憂去隆慶二年復任與此碑同而知縣表中不載復
任蓋闕文也惟兩次皆不及一年而遺愛若此孰云民情
不厚乎

光武廟記

明嘉靖

年沁水知縣劉錫撰

南宮有光武廟蓋肇建於東漢累代相沿其來久矣稽古炎
運中衰新移漢鼎秀以帝胄起兵南頓往依更始遂拜爲大
司馬持節渡河慰撫郡縣至薊值王郎兵起乃走蕪葦亭郎
兵追及滹沱會冰合獲渡遂走南宮卽此地也是時遇大風
雨對竈燎衣復進麥飯其艱厄亦極矣過此而馳信都邳彤

獻策任光糾眾而王郎尋亦誅滅於是義兵四起九圍嚮應
寢成配天之功是南宮者其傾否之際反正之機而東漢二
百載之業所基焉也矧真人駐蹕自非常事山川草木與有
光輝故昔人於茲建廟迄今千載微而童豎之指畫大而士
獻之感興莫不知有光武之迹也成化戊戌漳水弗戒南宮
盡湮廟制隨蕩及城遷東南閱數十載而邑制甫就茲廟尙
爲曠典嘉靖初李公來尹詢及厥事慨然有志乃出俸以率
邑人卜地東郭之外鳩材經用不月底績繚以門壁崇以堂
宇文以金碧又肖其君臣之像以昭一時雲龍之盛視往制
固改觀矣

科第題名記

明嘉靖

年知縣興化王中孚撰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竊謂學校迺國家儲賢育才之地也南宮之學自國初迄今
賢才輩出粵自白恭敏公以下發蹟顯科爲邦家之光者後
先相望但歲月旣久名姓易於湮沒其何以景先哲而風後
學於無窮也廟儀門之下舊有科第題名碑業而未成余惜
焉因命工構石是成完碑復偕教諭李君鏐訓導李君成大
暨通學諸生任還劉榘輩稽其科第詳其姓氏鐫諸貞珉庶
有所觀感而興起乎

南宮縣學藏書記

明萬厯

年知縣臨邑邢侗撰

往不佞居里塾好購諸古今書讀之而家故沛北非通都觀
觀屑屑耳不能舉羣聚也旣從子大夫後始得以其間物色
宛委二酉之藏迺七略四部而下書稍稍具願無幾出令南

宮一行作吏百務芬遷思欲鍵戶下帷綜覽千古如諸生時
什伯不逮矣夫以不佞之好古又力足以辦之然少也苦於
聚之不廣而今復尼於學之無時猶恹恹乎不慊於志也矧
諸士子亦僻在鄉邑家半不自贍或欲有所考覽探涉則安
從致之且無論經緯元化敘別倫則闡發性靈參錯萬變不
可一日廢竹素也卽頃歲省會比士秉文者錄制義外尤必
於再試堅試加研覈焉業請於上申之功令矣諸士子生當
右文之代幸優游蠻序得肆其力於問學而司牧者文獻弗
備謂作新何於是特鑄月俸捐少贖鍰爲置經史子集及國
朝制典諸書若干部庀之學宮俾邑之爲博士弟子者請而
誦或假而錄也還之故處爰勒其籍於石俾無損佚覲來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身
者有稽焉嗟乎漱六藝之芳潤擷百氏之菁華今而後於諸君子有厚望矣若徒以玩物喪志爲解而曰吾一以貫之安所事多識也者則不佞茲舉誠贅疣矣夫

濟南邢公去思碑記

明萬曆

年給事中陳與郊撰

宣成間有方隆兩御史皆擢自南宮令云初隆公英循循以孝弟力田誘進眾庶而方公中則廉毅凜凜不受私謁民到於今並祠之當是時承平方百年禁網疏漏而太和鄧州三四公以寬大爲政吏得晏然有由然已夫寬極猛糾厥亦斟酌之道而後乃令綜名實日詳自御史御史中丞馭於繩墨率民所疾苦不問何論縣令縣令惟兢兢給簿書卽更方隆

十數輩將何道與民休息而所居見稱述所去見懷思也道
子愿令南宮五年獨先教化後文法若欲緩收其治效而不
急盡其才者初年邑中無不耕稼滋殖又一年無不好古學
道季年盜賊獄訟衰止化蒸蒸然吏民親愛之號之曰邢父
御史中丞奏治行第一天子賢之徵拜監察御史去邑且三
歲邑長老咸謀而祠之玉帶街東予每過之輒邀之祠下請
曰明府善吾邢父天下莫不聞非明府疇紀祠事予謝不敏
者久之請益堅余曰思深哉子愿何以得此乎豈其治之繩
墨之外耶蓋聞政患無實實則澤究澤究則思深故子愿非
能黜簿書也非能除更徭不踐也非能去糾墨鎖鈇不刑辱
人也非能罷游徼不事禁察也非能戶說孝子悌弟貞婦順

孫而家贍鰥寡貧窮也而能政平訟理百姓嚮化主上尊寵之邑人思之奉嘗之若是毋亦一切教令心祇祓而身拮据其間故不責治而治光不見才而才章斯非實政之效與而謂綜名實者吏苦不得晏然而爲政非然矣子愿爲人公正廉潔文章妙天下予數從譚藝署中嘗示予二牘一曰此訟田土婚媾牒也訟已吾輒置不問一曰此盡顯者私謁吾未嘗陰發揭而陽謾欺吾民嗟嗟此豈直與方隆比烈哉卽西京諸循吏何讓焉夫百辟卿士有益於吏民者得世世奉祀不絕若子愿者祠可矣子愿姓邢氏名侗濟之臨邑人甲戌進士

南宮范侯去思碑記

明萬厯年翰林院編修秀水陳懿典撰

萬厯王辰范侯釋褐拜河南之商城令侯蒞商三年以賢能
推擇爲真定之南宮令南宮當孔道歲入僅足當商而供億
之難什倍商人情之難百倍商商之治在利導之南亭之治
在整頓之侯治南宮以剔蠹節費爲首務甫下車而庫藏以
借支告者數百緡倉庾以缺額告者數千石侯殫厥心勾稽
得狀計歲入公費而節縮之佐以贖緩凡再歲而藏無宿逋
嚴扃鑰釐積弊不旬月而逋穀盡出庾中陳陳滿矣奸胥與
里豪恐喝小民而魚肉之惡少年數輩橫行市中侯悉按其
罪狀先抵其魁於法其餘悉屏之郊一時士庶無不歡呼曰
吾儕小人今始得帖席卧乎邑中賦役繁重強有力者每負

緣胥掾飛詭無算而貧者坐困侯按籍覈田按田覈賦詭寄者皆釐正之猾胥無得高下其手邑當南北之衝冠蓋相望客之游間談事者又踵接於途侯念結客歡則腴民舒民力則罪客故身先節儉其行部及乘傳使者僅取成禮而已於其他交游悉令典謁謝客客即不能無望然偵知侯潔已愛民亦終無以罪也邑多盜保甲之法日弛乃下令與三老約盜發而不敢救與知盜所藏匿而不舉者皆連坐抵罪而時親詣點驗不數月四境無盜盜亦相戒莫犯其境暇日則與諸文學講說經義親爲評騭一時若孝廉張熙德張雲鳳等文學李遇春周咸喜安岐等皆陶鑄而鼓鬯者也大都侯之治南亭主於因俗而勢不得不出於整頓務在安民而法不

得不先於城社且勞怨兩任冰蘖獨甘邑雖難治而游刃有餘則惟其先自繩而後繩人也二年之間農安耕女安織賈安市士安學役者不告勞輸者不告困弱者愚無知者不告病於豪強之摧挫以爲自范侯來後不知何以熙熙若此而不知侯之以整頓爲因俗以行法爲安民以自約爲節省其心良亦苦矣故侯去而民思之代侯者爲程侯又師侯之意行侯之政而從民之心以尸祝侯且爲狀侯之治行而俾劉生栩等叩不佞而請紀焉嗟夫人好自見而憚稱前美往往有善治良法苟出於他人務壞之而不顧故子文告新令尹夫子以爲忠平陽侯遵鄴侯之治漢相稱首程侯亦於是不可及矣余與范侯同籍同里同硯席而紀侯之蹟實從程侯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之狀而揚厲焉非阿所好也侯名應賓王辰進士今擢水部
司燿易州爲浙之秀水人程侯名希道戊戌進士爲直隸之
舒城人

重修南宮尊經閣碑記

明萬歷 年尙書趙南星撰

經者常也謂萬世不變之常理士人童而習之白首不得易
也亦直也徑也士人持此以縱橫一世如界之正不得絲毫
回衷者也邑故有尊經閣歲久頽圯椽桷蝕於風雨經笥敝
於烏鼠馬公視事之再年一切廢墜犁然就舉而獨悵然於
斯閣之日傾也喟曰天球弘璧必什襲而藏之愛之也則必
不貯於上漏下濕之區矧閣以尊經名而若此乎爰捐俸鳩

工而大飭之其不足者則取之公羨自秋八月經始至於冬十一月訖工奕奕輪奐爛然改觀凡聞且見者相與驚謂其績之不也而用之約也而成之遽也是役也材無雜良工無浮食民無作勞其規模宏敞欄檻侈豁不啻更始諸生由是路出入是門望其閭竦然披其經肅然文教創然一新余門人張孝廉熙德以狀介諸生高擢曲成名屬余爲記余惟今之棧樸具在公治化中清廟明堂不可勝用亡論今日卽違昔宿學閎儒胥由此經出姑不必遠舉我朝白恭敏公之立功白文裕公之立言近之若張道夫先生之立德載在國史邑乘可攷也夫非諸生尊經者之先資乎若徒猾猾然挾經而讀腐毫而思世味爵祿格於其心名曰尊經經之蠹也其

於我公薪樞至意刺謬甚矣先是城隍廟有修眾以功奠於民謀立石紀之公謙讓遜謝弗居茲工之成諸生則以吾儕均吾公子也諸生則當戶耳辱在鄒魯之班奈何泯泯而劓石之說遂成余觀公廉潔自好凡一切砥礪廉隅與澤便利莫非以躬行倡下牖民孔易矣夫非尊經之實用也歟哉公名諫晉之陽曲人舉萬厯甲辰榜進士高第學宗薛文清公邑丞若尉唐君廷徵宋君縉卿督工宣力邑博高君丕承葉君廷秀崔君勉共翊文教樂觀厥成皆得並書

誥贈韓大司寇墓銘

大學士李標撰

標高邑人明史有傳

維韓之先厥由素封五世及公乃克顯庸制舉起家方州奉職吳楚循良蔚有聲績公之敷厯兼文武曹紳弁咸敘靡爽

銖毫維藩克臬詰戎清賦民愷吏遂遐遠胥附東山暫憩物
望彌宏塞淵明允同伯秋卿帝眷方殷云胡弗祿恩恤有加
榮哀備足維天不弔殞此貞臣人如可贖有百其身琉璃高
原馬鬣斯峙我爲銘斯千秋無圯

同卿李公墓銘

參政郭士吉撰

砥柱中流人共訝抗疏忤權冠遂掛詔起京卿從天下望九
康強乃觀化懿哉元配名姝亞佳城鬱蔥連城價千載直臣
堪並駕

西川張公配杜氏合葬墓銘

禮部尙書王崇簡撰

鳳崗巍峩雄峙南宮精韞靈結賢哲挺生醇樸淵茂愷悌温
文飯客給漿孫鍾楊雍庭植三桂課嚴一經母儀丕著專靜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淑貞椿萱並茂鄉會榮登嚴慈令範亶裕後昆維天不弔殞
此芳踪人如可贖有百其身石柏高厚千載維馨母曰幽邈
索之冥冥視履考祥鑒茲刻銘

按以上三銘不著年月以科分行輩附于此

琉璃廟記

明天啟元年邑刑部侍郎韓策撰

吾夫子不語神然曰敬曰如在何若是凜凜也蓋神道無在
無不在拘拘于管蠡之譚而曰某神云何某神云何則怪誕
而不經蚩蚩之氓居心弗淨行已弗端顧勤事焚香以徼冥
福則謬妄而不情二者皆譏惟一點丹誠耿耿不昧矢心是
神屋漏是神云爲動靜是神至誠感通神明呵護有不期然
而然者南亭四通八達無山川險阻可憑可伏靖難之師屢

經其地蕩爲丘墟煙火斷絕成祖正位宸極用漢代故事徙山西富民以實根本永樂四年始祖櫟陽公自長子來占籍茲土初止于城東數里外灌莽極目逡巡經營間遙望東南隅夜則神光燭天晝則羣鳥喧噪始祖異之闢微徑往視之則巍然五聖廟在焉琉璃瓦鱗次其上晶瑩焜耀遂偕同儕十餘家築室其傍此村名所由起也中有方石碓一區每面可三尺許一時舂糜之用胥賴焉至弘治間日久圯壞鄉人徹而新之嘉靖間再圯再新惟斗拱之制結構精巧匠氏弗敢動第加粧飾功萬厯甲寅前後殿復圯余適有晉中之行捐十金付鄉人協力成之天啟辛酉廟宇圯敝愈甚余捐金倍于前鄉人協力亦倍于前然須大有更置而諸匠搖手咋

古莫敢應久之得一楊姓者毅然任之迺就功信乎非常之舉必因其時與其人也曩取其精材取其良藻繪取其文雅塗墍取其堅密不及歲而廟貌巍然奕然神采生動又買其餘力以及周垣僧寮庖廡之屬無不整飭落成之日遠邇瞻奉肩摩踵接已而首事者復乞余言以識歲月余喟然曰嘉靖間重修余祖贈大參公爲之倡維時資產獨稱豐饒巽序之彥者亦惟世一人邇來文學彬彬聯袂而賦采芹常二十餘輩有膺歲薦者有掇恩選者有登科甲者有仕而綰銅章墨綬者余更溢叨九列先祖先父竝霑三品恩誥於戲盛哉此皆祖宗積德之貽神明陰隲之惠也然而余心實滋懼夫貧而富或富而又貧賤而貴或貴而又賤此人事之無常者

也謙則必福盈則必害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此神道之有常者也若曹無徒神居是新神像是澤惟誠惟一天理存存口忠信之言身仁義之行入芝蘭之室遠鮑魚之肆勿擠人以便已勿恃強而凌弱勿唇蜜而腹劍勿陽夷而陰蹠卽心是神事神神在祝無不靈祈無不應卽宗祖福澤益綿延昌大于未艾矣其共勗之哉其石碓已裂爲三散在人間余仍合而置之廟前

邑侯汝南黃公實政碑記

明天啟 年御史賈多男撰

邑大夫汝南黃侯治邑四載陞武選去邑之縉紳髦士暨諸父老等謀登堂稱賀不許謀建祠又不許比行攀轅臥轍送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三
侯者不下數千人延綿百餘里內絡繹雲集頌呼雷動送侯
旋又且謀曰吾輩實不已於厥心既不克建祠侯之美政班
班何忍沒也盍鑄石於紫微山之東構半厦藏之祈壽侯政
於不朽且無令侯知則又予禁也僉曰可乃北走都下屬
愚條次其政以付諸鑄愚喟然曰去後之思有謀焉而未必
得者矣侯何屢止之而民愈不忘若此方侯合吾邑也東省
白蓮寇鴟張邑里震動署守者驅民兵入守督砲木器具之
備愚民驚惶欲遁侯下車罷之鎮以靜焉邑里完聚嗣是鎮
城有新兵之增徵需下縣鄰邑紛擾侯處之晏如募丁壯給
資糧應募者懽然而四野閭若不聞再有糴豆之役侯出官
銀散給二十四社平價糴平斛入吏胥侵漁者扶毋宥徵民

車解運給以芻糧路費民樂其輕便公平尋是有練鄉兵聽
調之役上臺令箭催如星火吾邑洵洵思亂侯仍處之以靜
編城市及附郭閒民得五百名督赴演武場練習遠鄉居民
則飭鄉約嚴保甲之法民賴其鎮定亂遂止尋是有部議徵
當舖之役侯量處繳銷不累舖戶事畢而民猶不知嗟乎天
下莫患乎以外境之遠禍挑近地之亂形皆先事無備而臨
事張皇故也以上數事從容暇整吾民當驚變中而恬厥生
者寧非侯靜鎮所貽與吾邑去鎮城二百里外潯沱成梁茭
木本色解運貴買遠輸費且不貲侯履任初值其役改議納
銀力爭之乃得歲以爲常吾邑民貧土瘠一切大徭役上臺
責望獨多且先侯極訴其疲苦飛累不至波及學臺試棚舊

在博陵後改置南亭侯任其事一切皆用博陵舊材禁止號
木派席諸役井里寂無騷動嗣後各臺相繼駐節支應夫役
照舊費加數倍侯裁減設處秋毫不以煩民吏役有需索踰
分者不避權力而斥懲之先是遞馬遞夫疲極爭逃一役出
遂派及民間侯存恤之工食給放以時走差者復役民以休
息噫今日吏治之難不在治民乃在事上侯寧拂上之意不
以虐民之生故艱苦在侯心而清晏在境內可無念與吾邑
丁數繁而貧戶罕百畝之籍其民畏法急公租賦無逋負獨
苦重額溢取侯徵收輕平百姓賴之至審編之役條鞭舊例
民便久矣或先期糾眾丁丁著意或額外索丁貧戶苦不堪
命侯按里數後先其期稽實在報滿額而止無煩擾無過求

數日竣事遠近神之邑民任俠好鬪訟獄苦繁侯明且敏神斷如流贖鍰輕省上臺嘉其能多以難決之獄來質成焉侯兼判裕如遐邇民情賴以無冤吾邑商民雜處易與爲生亦易與激亂侯通商惠民嚴戢市覈平鬪爭緝奸盜均市稅恤行戶商民犁然安堵督學使者試士吾邑三十二城人士來集者可十數萬侯治以法皆樂吾市政之平率歡舞以去其交士大夫也不喜私謁不逐套儀不崇宴會尙恬退重廉節胸澄冰鑑人才端衰辨若蒼素拔俊茂者訓課之孤寒者恤養之罹於危患者拯救之浮囂者馭之以嚴不假詞色多士初凜其難犯旣又愛若慈母咸濯濯自新以就於程至內署嚴明出入無外通之弊堂規清肅吏書無舞文之奸種種美

南宮縣志 卷之十三
政皆由侯宅心正御物誠制事簡應機靜淵慮沈謀處事有
略不辭任勞不憚任怨不阿上以布上之仁不徇下以廣下
之惠凡所以撫養吾民者至矣盡矣迄今邑中桑麻無擾雞
犬不驚貧者以溫勞者以息安恬於生理而無恙皆侯實生
之父老輩不忘其德勒碑以紀其政情實應爾豈以媚侯耶
愚於侯交淡甚公謁外無私聞問侯於愚亦不少假借誠非
有所矚而云然也已侯諱綱字季侯河南汝寧府光州人萬
厯王子科鄉試亞魁登天啟壬戌科進士第

封君李吉菴暨配任孺人墓銘

參政郭士吉撰

人亦有言積善降祥時惟天道其報孔彰洵美李公名農實
儒裨躬德讓執行詩書式穀爾子始終清白爰有孺人同心

一節譬之種木有培其根既沃既豐燕及後昆帝有良臣庭訓是式在在甘霖親之遺澤不用之用其施彌昌帝有褒封寵以綸章天報有德匪曰伊私我勒銘詞以詔來茲

銘載康熙志而無年月亦有銘無序殆皆仿邢志之例而然爲列于此

問卿李公繼配張安人墓銘

明崇禎十二年大學士陳之遴撰

夫孝子慈孫務溢美以稱先世作者藉其口實謬以爲傳信足徵覆者不讐率以諛墓見坐諛墓無當君子恥焉不佞以善病廢修詞庶幾爲寡過地吾年伯李太僕公爲南亭名族忠孝傳家清貞儼世非諛也其中嘉靖甲子順天亞魁年方

弱冠七科不第下帷益堅迄萬曆丙戌成進士敷歷宦遊二十餘年田居者二十六載蓋賦性剛方秉心正直坐是多數奇云閱吾年伯鄉賢履歷吾年兄請謚文揭撫心歎曰吾師乎吾師乎夫人臣患不能忠吾年伯以身事君以人事君始終不貳可謂忠己人臣患不能清吾年伯在朝不潤私橐在野不入公門歷久愈堅可謂清己吾年伯母安人張氏年十四繼配太僕公舅姑在堂上安人克孝克敬每奉飲食必出意先安人之孝可知也太僕公薦賢書屢上公車不第安人鷄鳴勸勉直如古賢婦風太僕公丙戌成進士初宰汶陽再補句曲勤政恤民雅稱卓異安人實與有力焉歲辛卯太僕公分校南闈瀕行安人囑曰君不記七次黜額耶矧以人事

君臣子之大義此番須矢公矢慎期得真才以圖報稱取士
九人後中會魁者三中進士者五卽備卷中亦多高捷當時
咸號爲知人非張安人一言之功耶壬辰入覲公以循聲懋
著選授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安人深念留都爲根本重地
臺臣爲朝廷耳目當盡言責以無負聖明太僕公隨事建白
知無不言坐是皂囊屢進大忤政府林居二十餘載敦族恤
孤杜門課子絕不干預外事太僕公固性生嚴正張安人內
助之功不可誣也越後田不滿百畝屋不過數椽安人衣嘗
三澣食無兼味紡績曾不輟手與公棲遲衡門自樂無求家
徒四壁晏如也辛酉熹廟登極太僕公甫晉光祿隨轉同卿
安人以公夙負清操當益勵晚節而太僕公勞瘁交作遂以

大耋逝矣安人與太僕公偕老四十餘年自成名而筮仕而
宦遊而歸休而賜環共沐恩光鸞章疊賁必敬必戒相對如
賓以古誼相規勉以勤儉爲操行至太僕公崇祀鄉賢爲卿
大夫典型皆安人內助之明徵已若夫憶公遺命課子讀書
歲丁丑季子起龍成聯捷進士每以吾家世受皇恩圖報聖
明爲勉戒是安人不啻賢婦而且聖母且安人爲吾年兄季
公生母季 釋褐後授大行奉職輦轂方新福履昌熾壽考
無疆迺不意於戊寅十二月以疾壽終內寢季公一聞訃音
號痛幾絕徒跣奔歸哀毀踰禮越歲己卯卜吉三月初三日
與太僕公合葬于南亭之陽安人爲邑耆德甘泉張公女繼
配太僕公卒于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距生嘉靖四

十四年十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四歲子三長攀龍河南汝寧府新蔡縣知縣娶光祿寺珍羞署署丞鄭公養蒙女次從龍邑庠增廣生娶邑庠生張公申德女元配高安人出次起龍崇禎丁丑科聯捷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娶己酉科舉人白公若鶯女繼配張安人出女三長適山東兗州府沂州知州宋公大訓子新河縣庠生景修次適湖廣德安府應城縣韓甲子日詡元配高安人出次適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贈光祿寺少卿王公之棟子大名道中軍守備允修繼配張安人出孫二調元邑庠生娶丙午科舉人孫公應熊女繼室府庠生王公化淳女從龍出贊元邑庠生娶孟公衍孔女起龍出下略不佞以年誼隆重且樂爲是忠清世家贊一言因而

力疾爲之誌且銘之銘曰李氏書香常存掌故李氏臣貞不失國步曰梁則夫曰孟則婦篤於人倫爾倡爾助白首同歸受天之祐嗚呼其斯爲不死之鄉借老之處

按康熙志載銘而刪序茲據訪冊補增邢志有銘無序者當亦同此

邑侯周公建甌城碑記

明崇禎十四年布政使王標極撰

余奉命金城讀雍州志載蒙恬將軍將兵六十萬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自臨洮至遼陽築長城綿亘數千里爲萬世永賴掩卷歎曰地之爲利大矣哉今保民四事中亦云孟子雖言地利不如人和然鑿池築城民守弗去未有全舍城池空

言固圉者也第憚勞怯費四字深中膏盲竟爾因循一旦有
警官紳士民盡遭塗炭其慘至不忍言其費容可計乎戊寅
仲冬我南亭政坐此病余在蘭州東望白雲之時正余堂上
二人受驚之時也已卯迎吾二親祿養蘭州舞綵之餘計及
里門曰安得吾邑侯以大力長才鼎建甄城爲一勞永逸之
計乎無何庚辰冬邑庠諸文學不遠二千里以周侯修城事
徵記於余余與侯係同榜中最相厚善稔知侯家世忠孝真
經綸從真性命出今以修城一事爲口碑自東來者略述
其槩可乎聖諭曰凡畿輔山東山西河北大小郡邑城垣果
否堅完守禦果否有人糧草有無儲積砲石有無備辦煌煌
天語可謂詳且盡矣我侯蒞任以來一一遵奉上旨見城垣

顏敝集邑紳民商略此舉且曰此項工程若派之地畝委之
工書擾民且滋弊不若認段分修之爲愈也議定先自捐以
倡邑人咸感歎曰我侯捐東萊世業之產修南亭傳舍之城
以保護我民命我南亭人獨無心胸耶爭先輸納認塚之外
或輒或灰運之城下而城工不日告竣矣人皆疑有神助不
知正我侯神耳指日當以異等上之天子之庭且將倚侯爲
萬里長城功名事業與社稷俱不朽矣侯由河南調繁宮邑
字季玉諱而淳山東掖縣人崇禎丁丑進士

此事舊志城郭不載扁略應增

白氏族譜記

邑進士張庚撰

白氏世居邑東之曬村村距邑可二十里許有庠生諱應龍

嘗與余同硯席業制舉義一日謁余曰不佞宗人議釀金市石樹諸墓用譜吾宗文屬若若其許諸曰古蓋有宗後中廢不講也逃矣士大夫間有系而譜之者不一二見若歐與蘇固較然著者與若也譜宗計古矣其詳眊余余將訂焉鑄諸石之陽陰以鑄余文曰諾歸而楮寄余余卒業蓋白氏宗凡五世余爲繪鑄石之陽不具論乃系文石之陰曰代季族而居者逞逞多怨不相能柔者內設機穽外爲面謾見則媵媵效欸若誓天日不相負及有隙危不引手救乃排秘而擠踣之惟恐後剛者互閭以利相屬以氣詬詈而批搗之訟至株連蔓引經時暴不輟此兩者締姦稔恚牢不可釋卽歲腹臘莫往來爲禮際其膺也類矛戈迥也若燕越矣白氏譜族而

石也將無厭世涼薄而嗜古貞惇與第族也譜難乎睦爲難
又族也睦難乎睦永永無斃也難又睦永永也難乎睦永永
無斃也世世之爲難若宗人市石而譜也睦矣寧復若余所
謂代季云云者余譜諸石也文矣將無復若余所謂代季云
云者二三宗人尙鏡茲無替初衷也與夫異時子若孫鏡茲
永世無替厥初也余文庶幾哉與有榮籍哉不則內者窵外
者謾危者傾利者鬪氣者厲詈者撾者訟者竝姦者恚者媮
臘者歲時不一晤猶夫涼薄而貞惇之弗事也又奚貴石之
譜而文爲也鑄成白氏人尙搨一紙粘諸壁以自勗用比韋
弦焉勿忽

按此文康熙志不著年月爲附于此

南宮縣志卷二十三終

邑人邢之襄校